

北地战争与边塞诗

卢晓河

(陇东学院 中文系, 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 古代庆阳(秦、汉至隋为北地郡,唐、宋为庆州,元、明、清称庆阳)西北与宁夏接壤,东南与陕西及平凉毗邻,“北控羌胡,南辖关陕”,为长安西北的屏障,自古以来为边陲要塞。秦、汉时北地为汉与匈奴的边界。隋唐吐蕃入侵,又成为边关要地。天宝后期,北地多次成为唐军与吐蕃决战的主战场。北宋时北地沦为西夏与宋的界碑,金人占据西北后,又成为金夏的边界。蒙古灭夏后,北地又成为金蒙大战的前沿。兵事频仍,战火不息,使北地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边塞诗,这些诗作劲风流溢,真挚苍凉,是北地人民遭受战火荼毒的历史的最真切的反映和见证。

关键词: 北地; 战争; 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371-1351(2007)03-0092-05

古代庆阳,秦、汉至隋为北地郡,唐、宋为庆州,元、明、清称庆阳。“庆阳乃秦之北郡,襟带两川,揖拱群峰,北控胡羌,南藩关陕,为诸夏之要害乎。”^[1]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为战略要地。秦灭义渠置北地郡,从西周至清、民国,烽火不息,北地饱受战火的创伤,北地的百姓长期处在战乱之中,被杀戮,被掠夺。

西周时,猃狁(匈奴)常南下侵扰太原(今甘肃庆阳)。“周宣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97年),周军进攻太原戎(今甘肃镇原、平凉、庆阳一带),被击败。”^[2]东周以后,西戎雄踞庆阳,建义渠戎国,国盛力强。“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秦军进攻义渠郁郅(甘肃庆阳东)。”^[3]后秦灭义渠置北地郡,修长城、直道以拒胡兵。秦末汉初,匈奴势力发展迅疾,而连年战祸使西汉国力处于劣势,汉高祖始实行“和亲”政策,缓和与匈奴的关系。但到文帝时“和亲”已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匈奴的掠夺。匈奴南侵并控制了西北大部分地区,北地遂成为汉与匈奴的边界。从此,北地郡失去了安宁。“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4]北地人民从此长期遭受了外族的掠夺和战争的苦难。至武帝时,汉帝国拉开了长达30余年全面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北地依然作为战争的前线。元狩二年,“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皆击匈奴。”^[5]作为前线,北地人民深受其灾。

东汉后期,残酷的剥削压迫激起了羌族人民的反抗,公元107年举兵起义。而处在边关的北地人民和战火中的其他西北人民一样遭受了40年左右的浩劫,乱军所到之处,“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尾,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6]魏晋南北朝时期,赫连勃勃的叛乱、万俟丑奴的举兵,北地郡遭受了来回拉锯战的创伤,生活和生产都遭到了严重的侵扰和破坏。

自隋开始,突厥贵族于公元五八二年,曾大举南下,在安定(今庆阳镇原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大肆杀掠。唐高祖武德四年之后,突厥先后侵犯北地的原州、庆州、泾州、彭州、宁州等地十余次,掳掠北地人民前后达60余年之久,北地人民深受战祸的苦难。唐天宝后期,吐蕃大举入侵,西北的大片疆土又沦为边关要地。“唐大历十三年(778年)二月至九月,吐蕃为再次夺取唐庆州(治合水,甘肃庆阳)、灵州、盐州和泾州(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与唐军作战。”^[7]“唐贞元四年(788年)五月番军3万余骑分别进攻泾(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邠(今陕西彬县)、宁(治安定,今甘肃宁县)、庆(治合水,今甘肃庆阳县)、鄯(今陕西富县)等州。”^[8]直到808年,唐筑临泾城,使吐蕃不敢轻易过临泾,泾、宁、庆一带边患逐渐减少。

北宋时,党项复兴,于宋太宗、真宗年间多次

收稿日期: 2006-12-18

作者简介: 卢晓河(1966-),女,甘肃西峰人,陇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计划资助(0610-01)

进犯庆州、原州、环州。“北宋淳化四年(993年)四月,李继迁遣军攻宋庆州(今甘肃庆阳)。”^[2674]“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夏平王李德明遣兵攻宋庆州柔远寨(今甘肃庆阳华池)。”^[2678]“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西夏军攻扰宋大顺城(今甘肃庆阳华池西北)。”^[2682]多年来,处在边关的庆州百姓遭受外族的掠夺,深受战祸之苦。

后至金人占据西北后,环庆、镇戎、泾原时处金夏边界,环庆边民饱受金夏战乱的煎熬。蒙古灭夏后,庆阳又成为金蒙大战的前沿。“蒙古窝阔台汗二年(金正大七年,1230年),蒙古军在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被金军击败。”^[2757]明太祖洪武二年六月,明将徐达下庆阳,与元守将展开了长达5个月之久的拉锯战。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部将在崇祯七年回到陇东,转战于陕西和陇东,和官兵抗战十余年。清同治年间,渭南回民起义和清军的镇压过程历时8年,庆阳再度沦为战区,人民星散,只余空城。

由是可见,古代庆阳自先周起,位处边地,战火不息。也流传下来许多表现边塞生活的篇章。“庆阳乃古唐虞雍州之域,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1118]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又据《大清一统志》载,豳国的都城在今甘肃庆阳宁县。公刘在豳地发展农业,扩充势力范围。《诗经·小雅·公刘》就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的描写。《诗经·大雅·六月》:“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戎玁狁,至于太原(今甘肃庆阳)。”这是至今流传下来的表现古代庆阳战事的最早的诗篇。

综观这些自先周至清、民国的诗篇,虽然传世作品很少,但其内容也相当丰富、广泛地表现了古代庆阳饱受战火创伤的现实。

一、对战争残酷性、破坏性的表现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只得以战争的极端方式来继续。因而,依其政治性质,战争可分为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但残酷性、破坏性是其基本属性,只要战争爆发,都会给生命带来摧残,给生活、社会带来破坏。因而,表现北地战争题材的诗篇中,这类题材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汉末大乱,班彪离长安往天水郡归隗嚣。行至安定郡(今庆阳镇原县),写了《北征赋》^[1](以下所引作品除非特别注明,均选自明嘉靖傅学礼《庆阳府

志·卷二十》及《庆阳地区志·卷五》),抒发了其历经战乱之感叹:“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入义渠之旧城……指安定以为期。”作者北征途中经义渠(今庆阳宁县焦村乡)、泥阳(今庆阳宁县县城)等地至朝那(今庆阳镇原武沟乡)。抚今追昔,感叹北地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追忆历史名人。历史上的北地不平静,作者眼前的北地亦处在战乱之中,今昔对应,慨叹无穷。

北宋时,党项羌的势力空前强大,1032年元昊建立西夏国,遂多次发动对宋战争。而北宋整体防御能力极弱,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宋军丧师败绩,庆州为北宋环庆路帅司治所。嘉祐元年(1034年)秋七月,元昊率兵进犯庆州,宋守军大败。北宋诗人苏舜钦的《庆州败》^[53882]则以豪放、雄肆之笔,抨击了宋军昧于怯战、终致丧师辱国的丑闻。同时,对于战争给社会、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予以痛彻的揭示:“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

明庆阳人李梦阳《弘治甲子,届我初度,追念往事,死生骨肉,怆然动怀,拟杜“七歌”,用抒愤抱云耳》其二云:“母之生我日初赫,缺突无烟榻无席。是时家难金铁鸣,仓皇抱余走且匿。”即表现了作者出生时兵荒马乱,仓皇逃难的情景。后来李梦阳在外为官,依然不忘多难的家乡,他的《秋怀》曰:“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白豹寨头惟皎月,野狐川北尽黄云。”诗人以萧杀、凄凉的意境,引发了对于家乡屡遭外扰、战祸的感叹和忧虑。

明环庆兵备副使,兼理灵州盐课秦昂在《次环县》一首中以沉痛之笔抒发了边事之苦:“望里飞云随我去,吟边荒草向人愁。”“黄云碍路劳行役,白骨寝沙想战场”。环县即今庆阳环县,宋为环州,直接夏国。宋夏战争已成为过去,但作者眼中“白骨寝沙”、“荒草”含愁等意象仍然透射着战争的寒光,无限荒原之上,黄云低垂,冤魂不散。明庆阳府知府李绅在《山水歌》中感叹:“庆阳山水何太俗,水无鱼兮山无木……无食无屋民困穷,御寒乃仅掩皮肤。仍兼往年遭胡虏,盈野交加堆白骨。”作者沉痛地描写了连年累世的战火给庆阳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破坏。

清同治年间,陕西渭南任武领导回民掀起反清斗争,清军大肆镇压。这场战争在陕甘地区持续了八年,最终以回民反清斗争的失败而告终。庆阳人民遭受了战乱、饥荒、仇杀的轮番袭击,回军烧杀抢掠,官军肆无忌惮。同治七年三月,回军由北城墙爬入,袭陷镇原城,贡生王连陞逃亡在外,题

壁七绝八首，真实地表现了战乱给镇原大地最残暴的屠戮，其一：“原州田舍半成焦，杀气沉沉总不消；未解遗黎何罪孽，孤城到底破残宵。”其四：“人身杂乱鬼声哀，夜黑风阴城半开；数万生灵兵火劫，难凭佛手引春台。”其五：“杀声陡起怨城高，士女纷纷越堞逃；平地有时流作血，死尸多少落城壕。”在这场残暴的杀戮中，多少无辜的生命死于乱军之手？

清学正秦安人王济美有《宁州有感》其一：“微烟几点烬余村，满目凄怆欲断魂。八口多遭兵火尽，残生只有寡孤存。荒深犍弱难为力，旱久苗枯已绝根。旧谷无余新谷没，追呼日日又敲门。”清举人贾思先《光绪丁丑年荒》中言：“干戈未靖值年荒，四壁萧条夜气凉，……阴风习习经过处，饿魂一半在他乡。”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火的破坏不仅仅表现在对生命的摧残，幸存的人们依然继续承受着战争的破坏，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即是战争残酷性最充分的表现。

1928年至1929年，甘肃大旱，岁饥民贫，庆阳人陈圭璋等在南梁（庆阳华池县）揭竿起事，势力渐渐壮大。在1930年冬，陈圭璋与军阀杨万青在庆阳镇原混战月余，给镇原人民造成了难以历数的灾难，民国刘保锷在《屯字镇围解》一诗中即真切地表现了这残酷的一幕幕。“山县古高平，安农畎亩耕，忽然滋变故，长此驻新营，仗剑束千里，当途踞一城。鳞游残部落，鼠窜四纵横。尘起天无色，渠流血有声，相持亦劲敌，况复出奇兵。已断水泉汲，而犹蛮触争，……”诗中“屯字镇”即今庆阳屯字镇。军阀混战，百姓在混战中惨遭屠戮，血流有声。

表现古代庆阳战事的诗篇虽流传下来的很有限。但即使如此，也可见庆阳百姓遭受的劫难，一代又一代。

二、对戍卫将士的歌颂与怀念

北地自古多战事，北地也多出名将和英雄，他们为守卫北地抛洒热血，奉献生命。因而，北地的边塞诗中则有大量的怀念和歌颂守卫将士的作品。《诗经·小雅·车攻》正是出征检阅，告捷劳还，慰劳远征将士凯旋的乐歌。《庆阳府志》云：“扶苏墓在宁州城西十五里，秦始皇长子赐死于此，碑尚存。”此地即今宁县新宁镇巩吕村北袁宗寺。《史记·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湮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已囚蒙恬于阳周”。《庆阳府

志》卷一载：“真宁县（今正宁县）秦属北地郡。汉上郡阳周县。”明嘉靖《庆阳府志》卷十七：“阳周故城，在县北三十里，……秦将蒙恬赐死处即此。”《史记·六国年表第三》、《史记·始皇本记》载，蒙恬在其被赐死的前两年，在今庆阳正宁、宁县境内子午山“堑山湮谷”修筑直道。^[6]李梦阳在《环庆怀古》之三曰：“紫塞桥山惨暮云，旧时冤枉不堪论。玄黄天地空埋血，鹿马江山不返魂。”还有弘化间任真宁教谕的强晟诗曰：“年来领檄到真宁，闻说将军有故城。山气犹含冤气在，水声常带怨声鸣。九阍莫叫天高远，一死无辞主圣明。”即抒写了对一代名将蒙恬的怀念。

汉昭帝元风年间，楼兰、龟兹勾结匈奴常劫杀汉使臣和往来商人，使“丝绸之路”受阻。昭帝命北地义渠（今庆阳宁县）人傅介子（《汉书·傅介子列传》）两次前往龟兹、楼兰问罪，后设计杀其国王。傅介子的智慧和勇敢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汉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李白作诗赞曰：“愿作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梦阳有《傅介子坟》一诗即表现了对英雄的歌颂：“刺杀楼兰归便侯，四夷稽颡万方愁。义阳陵墓今人拮，异域功名汉史收。”傅介子的陵墓在今庆阳“城西原七里，正德间郎中都穆立碑表墓。”^[1]

党项在唐后期因受吐蕃压迫，逐步迁至今陕甘宁边境。而北地（唐、宋为庆州）则成为汉与党项的边境，经常遭受党项的袭击、掠夺。中唐时，庆州刺史赵纵在与党项的战斗中中箭身死。杜牧作《闻庆州赵使君与党项战中箭身死》^{[7][5954]}以纪念：“将军独乘铁骢马，榆溪战中金仆姑；死绥却是古来有。骄将自惊今日无。”诗中杜牧以激昂之气塑造了赵纵英武、骁勇的形象并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

党项的势力发展至宋初空前强大。1032年，元昊建立西夏国后，不断发动对宋战争，北宋在多次失败之后，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范仲淹“知耀州；徙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8][10271]}范仲淹初到庆州，就发现其地形复杂，城寨不足，仅有的也因年久失修，难以御敌。于是，他就着手组织军民在重要的关隘修筑城寨以阻敌、御敌。《宋史·范仲淹列传》记述：“庆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今庆阳华池县）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

环庆自此寇益少”。^{[8][1027]}随后，范仲淹又组织军民在庆州、环州境内，修筑了许多城砦、烽火墩，形成了城、堡、寨、墩相呼应的战略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夏兵的侵扰，扭转了宋军在宋夏战争中的被动局面。庆历四年（1044年）夏重新乞和，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宋夏交往渐趋正常，百姓和睦相处，极少边事。庆州人民对范仲淹的纪念代代不已。他“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8][10276]}后世对范仲淹的怀念与歌颂也累世不绝。明李梦阳有《韩范祠》云：“范公人物当三代，韩相元勋定两朝。延庆曾连唐节度，生平不数汉嫖姚。一封攻宁安边策，千岁威名破胆谣。郡府城南双庙貌，异时追慕此情遥。”清庆阳知府杨赞绪有《郡署咏怀古迹其三》曰：“镇朔楼高锁北门，名臣经略此山村；云横故垒秋风起，鸦噪荒祠落照昏。”诗中之“镇朔楼”即为范仲淹所建。

明河南人马文升，“成化间，巡抚都御史。持法过严，应变机深，人皆畏而服之。此因虏寇猖狂，驻节庆阳，……增修堡寨，以为捍御。”^{[1][227]}他为保卫庆阳人民的安危做出了贡献。时人歌咏，后人不忘，明庆阳人王福作《题马巡抚兵御环庆》以纪念他。明巡抚练国事《剿寇过宁次马端肃韵》云：“百年何处旧琅玕，庭院荒苔夏日寒。大树将军余汉马，遗碑刺史识祥鸾。九龙川水浪无定，惟有忠心千古丹。”端肃公马文升曾在宁州府作《察院题竹》有：“庭前万个翠琅玕，劲节凌霄耐岁寒”的句子，翠竹已不见踪影，只有庭院的荒苔见证着历史的踪迹。

三、远戍久战的忧怨与悲叹

只要战争爆发，就会有流血、牺牲，就会有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失去正常人的普通生活，而人们的哀怨情绪也会与日俱增。唐陶翰《出萧关怀古》：“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更悲秦楼月，怀哉式微篇。”诗中的“萧关”在今庆阳环县城北二里，其遗址尚在，战国秦长城即经此地。《庆阳府志》载：“在县（环县）北三十里，即古萧关也。界限华夷，禁诘奸宄，古人设备边圉，此其要地乎。”^{[1][410]}自先秦、汉代以来，一直是关中通往今宁夏、内蒙的主要通道，古称“萧关故道”。^[9]陶翰面对古道，慨叹秦城、汉弓已逾千年，“刁斗”之鸣、“控弦”之声犹在耳际，作者沉思历史、对献身边关的将士赞美的同时，也抒发了对

他们久戍远征的哀怨之情。

范仲淹知庆州时曾作有《城大顺回道中作》一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真切地表现了戍军久役于外的思乡情怀。而反映范仲淹边塞生活最深刻、感受最真切的作品也是他作于庆州的《渔家傲·秋思》（也有一说此词是作者于康定元年（1040年）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时所作）。“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边塞的空旷苍凉之美和爱国、怀乡之情融为一体，风格豪放，刚健雄壮。

明宁夏巡抚毛伯温入庆阳环县途中作《清平驿和有涯翁》一诗：“边堡月明人语静，驿庭夜迥马嘶骄。回瞻灵夏河山近，南望乡关江汉遥。”这种思乡之情是久征远戍将士们的共同心声。

四、鼓角天涯的苍凉与悲壮

边地，尤其是西北边地，和中原的自然风物差异甚大，再加上连年战火的破坏，更加荒芜、萧条。这一点在历代边塞诗中都有着广泛的表现。王维赴河西节度使幕时，从长安出发经过庆阳环县的萧关，作有《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那大漠无边、长河落日、孤堡烽烟形成雄浑壮阔的诗境，而“萧关”又使以上壮美的景物有了更为具体、典型的环境。这一切无不透出作者初次面对西北的风光而生的豪情逸气！

范仲淹在《秋思》的上篇也突出表现了边地与内地的差异之美：“塞下秋来风景异”，范仲淹笔下的“异”有秋景与其他季节相比之“异”，但更重要的是边关与内地景物之“异”。具体体现在下文的“衡阳雁去”、“边声”、“千嶂”、“长烟”、“落日”、“孤城”、“羌管”、“霜满地”等意象所构成的塞外图景，荒凉而萧瑟。

明宁夏巡抚毛伯温《将入宁州》：“群山如列戟，忽尔见古城；冰解春流细，云开夕照明；飞尘迷宿莽，过鸟拂行旌；百里浑忘倦，微吟兴转清。”陈风《自灵武回驻北地》云：“霜碛茫茫白草秋，边声时起动乡愁。”这些诗篇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作为边关的北地所独有的风光，即是春之北地，仍然凄清、荒凉，同时也让人感到这“飞尘”之中的壮大与雄浑。

唐人、宋人笔下的北地孤寂、萧杀、荒凉。而明、清诗人笔下的北地不失边关的苍茫，却多了一些柳绿、山花、麦苗、春色等前人边塞诗中绝少见到的景致。明环庆兵备副使秦昂《庆阳道中》：“腊容冰尚占，春色草初侵；牧唱扬波远，岩居松径深。轻云飞绝壁，残日驻疏林；客路多诗兴，长吟复短吟。”秦昂在《山城道路》四首中有：“深山含雨意，细草满春光。”“白侵边地雪，青袅瓦窑烟。”“苔痕经雨出，鸟语入春娇。山静云潜石，风轻麦弄苗。”“云凝山碍路。风细鸟投林。”毛伯温《留别萧太守年兄》：“庆阳雄郡冠三秦，抚字如君大得民。……日临古道河流细，风起平堤柳色新。”苏州人丁棻，乾隆四年任庆阳知州，他在《咏西坞桃花》描述：“边庭春到满林花，似绮如虹傍水涯。拂面回风村坞曲，临溪倒影板桥斜。烟霞静处三千树，鸡犬声中四五家，报到北园甘露降，好承金掌献重华。”清庆阳府同知李本固《庆阳寓中》：“不载东山酒，谁教北地春；暮归塞色在，风雨漫愁人。”清庆阳学正李国瑾《泾岸桃花》：“娇容无语自含情，笑指行人剑佩横。……倘得停骖花下卧，天台深处岂闻兵。”

从这些边塞诗中已很少能看到边地的荒凉、悲怆，而多了一些繁荣、可爱与清新。少了唐、宋边塞诗中的“孤城”、“长烟”、“大漠”、“孤烟”等意象，却多了一些“春色”、“细草”、“鸟语”、“麦苗”、“桃花”等意象。使边塞也有了一派清新、和美的气象，渐渐使人淡化了对冷酷沙场的记忆。这也正表现了唐至清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征服自

然、改造自然的历程，表现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的进步。

总之，由于庆阳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是汉与游牧民族的边界，而游牧民族对汉民族的侵夺，致使北地自古为兵事频发之地。再者，庆阳自古属于多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冲突的不断，使古代庆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渐渐沦为边地，战火不息。产生于古代庆阳的众多边塞诗即是战火中古代庆阳人民生活的反应，重新阅读这些边塞诗，能使读者最为直接地了解古代庆阳饱受战火创伤的历史，最为深挚地感受到古代庆阳人民遭受战火蹂躏的苦难生活。和平是人类永久的期望，无际的辉光，贯穿古今，普照未来。

参考文献:

- [1] 傅学礼.庆阳府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 [2] 袁伟,主编.中国战典:上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5] 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6] 张耀民.黄帝冢原址考[C] 庆阳地区志·卷五.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 [7]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张耀民.“北萧关”考——兼证萧关原址在今甘肃庆阳地区环县城北二里[J].西北史地,1997,(1).

〔责任编辑 艾小刚〕

Wars in Beidi and Frontier Poems

Lu Xiaohu

(Chinese Department,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Gansu 745000, China)

Abstract: Qingyang was named Beidi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Qingzhou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Qingyang i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cient Qingyang bordered on Ningxia autonomous region in the northwest and Shannxi province in the southeast. It guarded against Qianghu in the north and Guanshan in the south. In ancient times Beidi remained a frontier fortress. As early as Qin and Han Dynasty, it was the borderline between Han and Xiongnu kingdom. In the late Tianbao period of Tang Dynasty, Beidi served as a major battlefield for Tang and Tufang armi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became the borderline between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regime. Later, Beidi was the borderline between the Jing kingdom and the Xia regime. When Mongolians had conquered the Western Xia, it became a battleground for Jing and Mongolian armies. Historically, flames of war raged fiercely in Beidi, which brought about endless sufferings to people there and also produced many frontier poems. These verses, full of sincere emotions and sad and dreary feelings as well, were a truthful reflection and evidence of the history when people in Beidi were afflicted with great sufferings in the war-ridden years.

Key words: Beidi; war; frontier poetry